



莊子卷六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
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
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

宋福清

虞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長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岸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暑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游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大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曩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

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死
生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
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
知者人也可其所以終為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
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
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前道
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
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
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
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
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
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

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
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
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
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
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
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
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
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
非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
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
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
也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貧

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汗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汗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末

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

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壘稀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駭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太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志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鴟鵂訓狐也梟也夜則眼

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卽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

騷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耶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諭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卽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長短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卽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卽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騷若馳卽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

時不然何者為為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破道摠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句着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踣躡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虻曰吾以不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天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虻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虻之足此處又妙其未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何可易耶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
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
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接口之辯
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
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
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畫乎謂東海
之鼈曰吾樂與吾趾梁乎并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
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跣還軒螭與科斗莫吾能
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
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

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
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畫聞之適適
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
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畫
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比爽然四解淪於不
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且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
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并
畫海龍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
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蟹螯也坎井之地軒蠃科斗皆
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蠃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
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
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閒處亦看
得筆力適適猶繞繞也商蛇小虫也趾蹈也大皇天也
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爽然即釋然
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
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
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
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
匐歸也列子所言魏
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鈞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
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
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鷦鷯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
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

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入地間如何
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
練實竹
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
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
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
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
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

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瀾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
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
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
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夕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

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
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
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
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乃是以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

富貴善壽壽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言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躡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趨者言舉世羣而趨之也誣謬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
生故曰皆從無為殖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者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蹉蹉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癩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蹉蹉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蹉蹉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澆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髑髏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誆誆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顛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項河說話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

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爲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鳩掇鳩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軹生乎九猷菴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父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

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捷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捷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省了兩句。豎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鼃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為車錢草也。鬱樓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蟻。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蟻蟻、蠅也。胥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鼃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鵲，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脆。如今棋蟲然，鵲撥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醜蟻、蟻、蟻也。蟻蟻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軹、黃軹化則為腐蠅、腐蠅化則為蒼芎、蒼芎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恠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又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為蝙蝠，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

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乎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聲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二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化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

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鏤于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

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槩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槩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槩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
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疑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槩而動其譬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泗而入水也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憐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感矣感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池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筭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筭掃筭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筭以待門庭供弟子灑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

羣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
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
而胸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
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
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
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三者若得其名
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
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
故曰立其中矣故曰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
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
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聞而
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職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入室懲之
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亦異端之
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
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
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
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冠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篆也楯也
机之有文者曰豚楯儻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畜筥之
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
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寘肴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
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畜薄之中亦甘心
焉即退之所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為

疑謀如彼而自爲乃
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
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
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
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泲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崒山
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
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
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詒猶今嘔
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瀆卽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
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
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屋
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泲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
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也崒小丘
垤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方皇野中之神名也委蛇
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
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
自去矣輒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
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僑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
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
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景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
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
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
怒之意即直視也邦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
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
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
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

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
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
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
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
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
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
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
 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
 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
 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鑿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
 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鑿鍾鼓之拊也是乃筍簾之類所
 以縣鍾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
 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
 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
 忘其四枝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
 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
 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
 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
 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
 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
 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
 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
 不極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為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
 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
 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
 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
 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
 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

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湏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破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

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冥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汗自別於汗俗也飾知驚愚脩身明汗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歎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

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
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殺之
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
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
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
則爲鼠也用舍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
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
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
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
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
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
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爲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爲
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
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
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
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
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
其唯道德
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
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
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
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
有饑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䟽
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
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
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
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
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
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
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
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
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
自相勉勵而欲
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
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
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辦此心則
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
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
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
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人既
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
崖皆已反歸矣擊足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
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
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方舟
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
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
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
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
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
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
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
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也
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
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
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
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
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

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歛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循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備言此間別着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信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兔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廢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

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
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
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死
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也紛紛猥猥飛
之貌也引援羣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
前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
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羣之
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其井以聲名自見之
喻也大戒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
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墜虧皆自損也還與眾人言退
而與眾人同也順道而行默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
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
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此於狂若無
心也前迹捐勢不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
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
名以申其說
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文益散何
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
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
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雝雝即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愈鼠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

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

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

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

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

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

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

徵也夫

大布粗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

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愛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杖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

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至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鸛鵲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鸛鵲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

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
 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
 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
 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
 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
 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
 林虞人以為吾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穎飛從額前過也
 般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
 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
 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

之狀螳螂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
 也虞人守園者誅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
 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
 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
 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
 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也此段蓋
 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
 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
 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
 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